

SALLOUMA

1^{re}

Un de mes amis m'avait dit : « Si tu passes par les environs de Bordi-El-baba¹, pendant ton voyage d'Algérie, va donc voir mon ancien camarade qui est colon là-bas. »

左手

J'avais oublié le nom d'Auballe et le nom d'El-baba et je ne songeais guère à ce colon, quand j'arrivai chez lui, par pur hasard.

Deux jours après, j'étais à Alger à Cherchen, Ouedjville et à Tiaret. Elle est en même temps boisée et nue, grande et timide. On rencontre, entre deux monts, des forêts profondes en des vallées étroites où roulent des torrents en hiver. Des arbres énormes tombés sur le ravin servent de pont aux Arabes, et aussi aux lianes qui s'enroulent aux troncs morts et les parent d'une vie nouvelle. Les creux, en des plis inconnus de montagne, d'une beauté terrifiante, et les bords de ruisselets, plats et couverts de lauriers roses, d'une inimaginable grâce.

C'est ce qui m'a laissé au cœur les plus chers souvenirs de cette excursion, ce sont les marches de l'après-midi long des chemins peu boisés sur ces ondulations des côtes d'où l'on domine un immense pays onduleux qui depuis la mer bleueâtre jusqu'à la chaîne de l'Ouarsenis qui porte sur ses flancs la forêt de cèdres de Teniet-el-Hadad².

Ce jour-là je m'égarai. Je venais de gravir un sommet, et j'avais aperçu, au-dessus d'une série de collines, la longue plaine de la Mitidja, puis par derrière, sur la crête d'une autre chaîne, dans un lointain, les

左手 右手

王振孙 郝 运 译

F0317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Guy de Maupassant

LA MAIN GAUCHE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左 手

Zuosho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91,000 开本 787×960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2}$ 插页 3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590

ISBN 7-02-001558-1/I·1365 定价 3.00 元

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是笑或是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

——左 拉

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创造的典型比任何人都种类齐全，他描写的题材比任何人都丰富多采。

——法朗士

7-A760108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

泰利埃公馆

菲菲小姐

山鹬的故事

月光

密斯哈丽特

隆多里姐妹

伊薇特

白天和黑夜的故事

巴朗先生

图瓦

小萝克

奥尔拉

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

左手

空有玉貌

密斯蒂

米隆老爹

羊脂球

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

新婚旅行



Jing Kumpant

作者像

作者画像：张守义 作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鹬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密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译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次

阿萝玛	1
奥托父子	38
布瓦泰尔	58
勤务兵	71
兔子	77
一个晚上	90
大头针	117
迪舒	126
约会	138
港口	149
死去的女人	163

阿 萝 玛*

1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过：“你去阿尔及利亚旅行时，如果碰巧在埃巴巴堡附近经过，去望望我的老伙伴奥巴尔，他是那儿的侨民。”

我早已忘记了奥巴尔这个人名和埃巴巴这个地名，当我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之下来到他家里时，也几乎没有想到他。

一个月来，我一直在从阿尔及尔^①伸展到舍尔舍勒、奥尔良维尔和提亚雷特^②的这片美丽的地区徒步游历。这片地区既林木繁茂而又寸草不生，既雄伟壮观而又让人感到亲切。在两座山之间，可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九年二月十日和十五日的《巴黎回声报》。同年收入短篇小说集《左手》。

① 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和港口，在地中海阿尔及尔湾西岸。

② 舍尔舍勒、奥尔良维尔和提亚雷特都是位于阿尔及尔西边的阿尔及利亚城市。

以在冬天有激流奔腾的狭窄的小山谷里遇到幽深的大松林。一些倒落在沟壑上的大树被阿拉伯人，也被一些藤本植物当作桥梁使用，这些植物缠绕在已死的大树躯干上，以新的生命装扮着它们。在一些不知名的山峦的褶皱里，有一些美得惊人的峡谷和幽雅得难以想象的平缓而盖满欧洲夹竹桃的小河河岸。

可是这次游历在我心里留下最亲切回忆的，却是每天下午在那些高低起伏的山坡上沿着稍许种着一些树木的道路上的漫步，从那儿可以俯视从蔚蓝的大海直到山顶覆盖着特尼埃-哈特雪松林的瓦塞尼斯山脉之间的一大片波浪起伏的红棕色的地区。

这一天我迷路了。我刚刚爬上一个山顶，从那儿我看到了在一连串山丘的那一边的长长的米提贾平原；再后面，在另一条山脉的山脊上，几乎看不见的远处，有一个奇怪的被叫作女基督徒墓的建筑，据说这是毛里塔尼亚王室的陵墓。我朝南走下山去，发现在我面前，直到沙漠开始处的耸入云霄的山峰之间，是一个高低不平的、浅黄褐色的地区，黄得就像所有这些山丘被盖上了一大张由许多狮子皮缝制成的皮。有时候，在这些山丘中，有一个黄色的尖顶显得特别高，就像一只骆驼的驼毛蓬乱的驼峰。

我跨着快步往前走，如同人们在山坡的羊肠小道上行走时那样轻松。在这高地清新的劲风中敏

捷地小跑时，没有任何沉重的感觉；不论是身体、心、思想甚至忧虑，都是轻飘飘的。这一天，所有折磨我们生活的重负全都没有了，只感到下山时的喜悦。远处，我看到有几个阿拉伯人的宿营地，尖顶的棕色帐篷像岩石上的海贝一样吸附在地上；另外还有些用树枝搭成的简陋的茅屋，冒出一缕缕灰白色的炊烟。一些白色的人影，有男有女，在四周围慢慢地走来走去；羊群的铃铛声在夜晚的空气中轻轻地回响着。

一路上野草莓树都被火红色的累累果实压弯了腰，掉落在地上的果实也很多。它们看上去就像殉道的树，流出了血汗，因为在每根树枝的枝头都挂着一个像一滴血似的红果。

它们周围的地面上落满了这些痛苦的雨滴，脚踩在这些野草莓上面，在地上留下了凶杀案的痕迹。有时候我从树下经过时往上一跳，摘几个熟透了的果实尝尝。

这时候所有的山谷里都充满了一种淡黄色的雾气，这种雾气像牛的两肋的水汽一样慢慢地上升。在遮住天际的群山上，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那儿，天空就像弥撒经中提到的天空那样燃烧着。一长条一长条的金子和一长条一长条的血——又是血！血和金子，整个人类的历史——相间，有时候在它们之间张开一条细细的缝，漏出一点带绿色的蓝天，就像梦

幻一样无限遥远。

喔！我离得多么远啊，和林荫大道四周围人们所关心的所有那些事物和所有那些人离得多么远啊，和我自己也离得多么远啊。我变成了一种没有意识、没有思想的游荡的生命，变成了一只移动的眼睛，一只在观望、喜欢观望的眼睛。我远离我的道路，我不再想到这条道路，因为随着夜晚的来到，我发觉我已经迷失了方向。

阴影像黑糊糊的大雨一样倾泻在大地上，除了一望无际的大山前面什么也看不到。忽然在一个山谷里出现几个帐篷，我朝那儿走下去，试着使我遇到的第一个阿拉伯人懂得我想到哪儿去。

他是不是猜出了我的意思？我不知道；可是他回答了我很长时间，而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失去了希望，刚想下决心裹上一条毯子，在宿营地旁边找个地方对付一夜，突然听到，从他嘴中吐出一连串奇怪的字眼中间，有一个词似乎是埃巴巴堡。

我马上重复着说：“埃巴巴堡。”“是的，是的。”

于是我拿出两个法郎，这对他来说不啻是笔财富。他开始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着。呵！在这漆黑的深夜，我跌跌撞撞地跟着这个灰白色的幽灵，他在我前面赤着脚在一条条多石的小路上跑着。

突然前面有灯光闪烁。我们来到一座白色房子的前面，这是一座墙壁陡直，没有朝外开窗子的小堡

垒似的房子。我敲了敲门，里面有几条狗吠了起来。

一个人用法语问道：“是谁？”

我回答说：

“奥巴尔先生是不是住在这儿？”

“是的。”

门开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正是奥巴尔先生本人，一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子的小伙子，穿着一双旧拖鞋，嘴里叼着烟斗，看上去像是一个脾气随和的彪形大汉。

我报了自己的姓名，他伸出双手说：“这儿就是您的家，先生。”

一刻钟以后，我面对继续在抽烟斗的主人，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我的晚饭。

我知道他的过去。在和一些女人一起挥霍掉大量财富以后，他用剩下的钱在阿尔及利亚买了些地，种植葡萄。

葡萄长得很好，他觉得很幸福，他的确像心满意足的人那样神态显得很平静。我不能理解，这个巴黎人，这个喜欢玩乐的人，怎么能习惯这种单调孤独的生活，于是我问他：

“您来这儿有多少时间了？”

“已经有九年了。”

“您不觉得闷得慌吗？”

“不，我习惯了这个地方，到头来也就爱上了它。

您也许不会相信它是怎样利用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身上具有的那些动物的微小本能把人抓住的，我们首先是通过我们的器官依恋它，它让我们的器官得到无法解释而我们也不去探究其原因的满足。空气和气候不由我们作主地征服了我们的肉体，充斥于这个地方的欢快的阳光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使人保持开朗的、愉快的精神状态。阳光不断地通过眼睛进入我们的全身，我们真的可以这么说：它荡涤了我们灵魂的所有阴暗角落。

“可是女人呢？”

“噢！……这倒是有点儿不足！”

“仅仅是有点儿吗？”

“我的天主，是的……有点儿。因为即使在那些部落里，我们也总能找到一些在想着罗米^①怎么过夜晚的百依百顺的土著女人。”

他朝那个在伺候我的阿拉伯人转过脸去，这是一个棕色头发的高个子小伙子，黑眼睛在包头巾下闪闪发光；他对这个阿拉伯用人说：

“你去吧，穆罕默德，我需要你的时候会叫你的。”

随后，又对我说：

“他懂得法语，而他在我要讲给您听的一个故事

① 罗米：阿拉伯人对基督教徒和欧洲人的称呼。

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等那个人走了以后，他开始讲述：

我来这儿四年左右的时候，刚开始会结结巴巴讲几句当地语言，在各方面都还没有很好安顿下来；为了不跟过去曾给我带来不幸的情欲一刀两断，我还不得不时不时到阿尔及尔去旅行几天。

我已经买下了这个农庄，这个堡，从前的筑有防御工事的哨所，离土著人宿营地几百米远；我雇用了这个宿营地的土著男人为我耕作。我来到后，从这个属于乌拉德-塔贾族的部落里挑了一个高个子青年专门伺候我，就是您刚才看到的那一个，名字叫穆罕默德·本·拉姆哈尔，他很快便对我忠心耿耿了。因为他不愿意睡在一座他难以习惯的房子里，他在我房子门外几步远的地方支起了帐篷，让我可以从窗口叫唤他。

我的生活，您也猜到了吧？我整天照料开垦和耕作；我有时也打打猎，去附近的哨所和军官们一起吃晚饭，或者他们到我家里来吃晚饭。

至于……娱乐消遣——我已经对您说过了。阿尔及尔能提供给我最最精美的娱乐消遣。我散步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殷勤而关切的阿拉伯人拦住我，向我建议，到夜里带一个部落里的女人上我家里来。我有时候接受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拒

绝的，怕这种事会给我带来麻烦。

一个夏初的傍晚，我从地里巡视回来，有事要找穆罕默德，没有叫他便走进了他的帐篷。这在我是常有的事。

在一块像床垫一样又厚又软的，德杰贝尔-阿穆尔产的那种长羊毛红色大地毯上，睡着一个女人，一个姑娘，身上几乎全裸着，双臂交叉放在眼睛上面。在从撩起的篷布下漏进来的那束阳光下，她的白身子闪闪发亮，我觉得，就像是我所看到过的人种中的最完美的标本之一。这儿的女人都是很美的，身材高大，面貌和身材都非常匀称协调。

我感到有点儿羞惭，放下篷布，回到家里。

我喜爱女人！这闪电般的一瞥穿过了我的全身，点燃了我的灵魂，使以前迫使我来到这儿的那股可怕的欲望又在我血管里蠢蠢欲动了。天气很热，那是在七月份；我几乎整夜都是在窗口度过的，眼睛盯着穆罕默德的帐篷在地面上形成的那块黑影。

第二天穆罕默德走进我房间，我紧紧地盯着他看，他垂着脑袋，就像一个羞惭的罪人一样。他猜到我已经知道这事了吗？

我突然问他：

“这么说你已经结婚了，穆罕默德？”

我看到他的脸红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不，西(先)生。”